

当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世界便属于你一个人了。
我似乎又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是啊,这差不多是30多年前的岁月了。我开着卡车,独自一人行驶在荒野上。尤其是寒冷的冬夜里,那老银色的雪光会一直延伸到迷蒙的远方,四野已成一个偌大的银铸世界,只有我开的这辆小若蚂蚁的卡车在动。

30年前,那些沉驻在荒野上的乡村,仅由几幢或十几幢简陋的茅草房拼成,村口处照例竖立着一根高高的杆子,上面吊着一盏亮刺刺的灯。早年时,村子里是没有电的,乡下人都点油灯或蜡烛照明。为了节省一碟油、一截蜡,会早早地熄掉它。夜里无眠的老人,或者是在黑暗中巴巴地吸着浓红的旱烟,或者是在院子里借着老银色的雪光干些零活。远处的那几座孤零零的坟头也已被浇铸成铁硬的银色了。是啊,只有村口处那高高竖立的灯,是黑夜里惟一常亮的地方啊。

当一个人开着老式的卡车行驶在荒野上,当看到那远处的灯光时,在孤寂与清冷的凄凉中,便有了一点橘色的希望。接着,这烁闪着的亮团引着你朝着那灯光开去了——

是啊,这黑沉沉、泛着涩色雪亮的大野之上,只有这么一盏灯在远方活活地闪烁着——那一刻,它便成了夜行人不弃的伴侣了。这孤寂的灯光会让你想起许多陈年往事,它一格一格地照亮了你早年拥有的某些画面。这些画面里有你的父母,有你的兄弟,也有你的同学,这些影动的人们经过岁月的沉淀,灯光的抚绕,变得如此温馨、如此纯净,让你那原本凉着的心,于这墨色的夜,感到了一束春阳般的暖。是啊,在这样的回放中,的确,很少出现曾经让你齿冷的往事和人,他们似乎害怕这孤寂的夜、远处的灯,即便是偶一地浮现出来,也会被过滤得那样亲切与坦率起来。如此之宽容,让追忆者的嘴角泛起了一丝神灵般的笑了。

远处的灯光终于近了。在近处,虽然它仅仅照亮了一块儿不大的地方,但它却像天上的星,泊入远客的眸中。卡车进入了这灯光的视界,那沉睡中村子的轮廓,村庄下凌厉的霜雪,茅屋上袅袅腾升的晚烟,以及淹没在村庄深处的狗吠,在这片如梦如幻的灯光下,犹如泳者,悄然潜入到似水的世界上去了。

后生可敬

□姜炳浩

4月下旬,辽南地区春意勃发。我恰好有个机会去感受那里独特的和风暖意,便从哈尔滨来到了辽南。令我惊喜的是,巧遇了10年前的一位旧识。

小伙子是我在哈尔滨认识的,当时就觉得小伙子特帅,浓眉大眼,五官端正,还真有点电影明星的样子。当时,他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服装设计专业。在一个现代化的服装厂担任衣服的“打版师”,过去的“成衣匠”手艺,如今也登上了大雅之堂,而且做得即高深又系统化,可见是时代不同了。几年前,小伙子又去了鞍山,听说办起了自己的服装公司。没想到这次在辽南巧遇,才知他改行了,办起了一个较大规模的木工加工厂。我听后感到疑惑不解,这不是他的专业啊,这么快就转行吗?他看出了我的心思,热情地邀请我到他家做客,说“去了你就知道了”。

第三天,小伙子让他爱人驾驶私家车,一家三口专门来接我。他爱人是个大闺秀的风度,待人礼貌话不多,看上去很文雅。他的女儿3岁多,眉清目秀,模样长得很高兴,小嘴很甜,见面就和我打招呼:“爷爷你好,我们来请你去我家做客。”不扭捏又不怯场,很讨人喜欢。

到他家,他首先领我参观他的工厂。厂房近千平方米,分为办公区、原料区、生产区、成品区四块,木工加工设备都是先进的半自动机械。他的办公室虽然不大,但规范整洁,办公也是智能化的,财务管理、生产合同签订、远程账目结算、原料采购、产品销售、生产运输协调等事宜,均在网上传联系办理。厂区的红外线监控器,解决了工厂管理中惯性和惰性的“跑冒滴漏”现象。看来,受过高等教育的新一代企业管理者,确实比我们这老辈人强。而更让我感到欣喜的是,他的项目是“大环保”概念下的资源再利用,就是将废木料精心加工成稀缺的木板方,供下游厂家做实木门和实木板材。他说,他的专业知识也派上了用场。比如服装设计专业讲究如何使布料充分利用、如何在颜色上搭

常做冬夜的行客,知道前方的那一盏孤灯,或者是用冰做成的灯罩,里面点着一支微微摇曳的烛光,远远的,就能看见它在雪路边闪动着——或许那是一家乡下的小旅店吧。早年,荒野上的小旅店从来是和小伙饭舍在一起的,虽然偶尔也有他乡的卡车司机投宿,但更多的是接待那些赶马车的车老板。这样的小旅店,当时称作大车店。大车店有一个很大的院子来停放一挂挂挂路的马车。茅屋里,是一盏长长的火炕。我曾多次住过这样的大车店。睡前须先将衣裤捆成卷儿,用绳子吊在房梁上,免得招虱子。大车店的夜呵,从不寂寞,车老板们进进出出,须不断地去院子里喂马,撒尿,或者几个人

远处的灯光

□阿成

盘坐在火炕上,边巴着呛人的旱烟,边唠嗑儿。车老板都是些见多识广的人哟……

前面那盏灯,或许是一个公路检查站。那时的公路多是砂石铺成,遇到大雨或者大雪的天气,他们就会把路杆放下,禁止车辆通行。这样,你只能停下车宿在这里了。检查站里照例有一盏长长的火炕,在墙角处会有几个齐胸高的大瓦缸,里面分别腌着酸菜、咸菜,存着杂粮。行人只要交上一两块钱,就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顿热乎乎的高粱米饭了。

或者,驻在盘山道旁的那盏灯,是一幢猎人的小木屋。如果你想给汽车加水,或者找点儿吃的,或者问路,你就将卡车停在路边,推门进去,喝上一碗热水,一边烤火一边和猎人聊几句。临走前,扔下你身上多余的香烟或火柴,再继续走你的路。

……
卡车终于从高昂的灯光下开过去了,渐次地将它们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你又继续在老银色的荒野上行驶,听着发动

配,而他做的木材加工,也在巧用原料、多出规格、配置高雅颜色方面与众不同。他所生产的木方,现在已经能够供应下游十多家生产实木厂家的需求,而且他的工厂每年产生的几百立方的锯末,也为下游木浆厂提供了优质原料。

短短10年,小伙子让我刮目相看。他现有有房、有车、有工厂,谁能想象他曾经有那么多心酸的记忆?他告诉我,在读大三时父亲突然得了肠癌,为给父亲治病,家里积蓄全部用光,还欠了不少债。当时他产生过辍学的念头,被父母痛骂一顿,说卖肉地也要让家里出个大学生。为此,他父亲出院后拄着拐棍捡了两年多“破烂”,妈妈在家门口做小生意。那时他家真是穷困潦倒,家徒四壁。房子漏雨,就用捡来的破塑料布苫在漏雨的地方,什么家电都没有,炕上还躺着靠拐棍才能勉强行走的病人。有次税务人员看他妈妈做小买卖要收税,他妈就把锅盖掀开,让他们看了中午要吃的饭,那是用捡来的菜叶子煮的苞米粥,连咸菜都舍不得买。收税员们得知这么穷的家庭还供着大学生,二话没说掉头就走了,再也没来收税。

他上学的时候更是出了名的节俭,一有假期就去打工,钱多钱少他都挣,为的是解决自己的伙食费。当时,他们班里的同学一个月家里就给1000元生活费,而他一个月的饭钱一般都不会超过100元。每次吃饭,他都独自悄悄去食堂,什么便宜吃什么,很多时候是就着咸菜吃馒头。他说那时很饿,可是得忍呀,他不想让父母再因他增加任何经济压力。

至于他为什么没有继续做服装生意,他认为这个行业还不是他的人生梦想。虽然在组织货源、经营、销售方面都很熟悉,但门市房租金一涨再涨,利润空间越来越小,使他难以招架,更谈不上什么设计和创作了。但这个木工加工厂让他再次焕发了创业的热情,能够变废为宝,既环保,可以方便人们的生活,还能够创造自己的价值。看得出,经过几年的奋斗,这小伙子已经成熟了,也发达了,他父母的生活也因而他而彻底改变了。都说后生可畏,我看是后生可敬。如果年轻人都像我的这位忘年交一样,不断地追求、奋斗,那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机发出的嗡嗡声了。或者就在这时,天空上悄然地飘下了雪,如一封封小小的信笺,纷落在车的风挡玻璃上。于是你打开雨刷器,那被拨成扇形窗视的前方,像一条绒绒的白色神毯,不断地在你面前展开着,展开着。是啊,便是风雪中的英雄也是孤单的哟,一骑一枪,在纷扬的大雪中。

在迷蒙舞落的雪中,远远地,你会看到有移动的灯光,伴着雪从迎面飘了过来——那同样是一台夜行的老式卡车,正从对面驶来。大约是司机担心破坏了夜的沉静,双方只是用闪烁灯光的方式彼此打一个招呼。那个卡车司机是个一脸沧桑的年轻人。是啊,真正的男人一定是在路上。

迎面的卡车从你身旁驶过去了,前途又变得浑沌起来,似乎这雪夜里,只有你这一台卡车在孤单地行驶着。

进入山区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兴安岭的盘山道一山一山地缠绕,牵连不断,间或被原始森林遮掩起来。卡车上这盏山道后,偶而会看到在山顶上另一辆卡车的灯光。它就在你高高的上方,似乎正朝着天上行驶。当你的卡车盘上山顶,前面的卡车却已滑落到山腰处了。就这样,两辆老式卡车在银铸林封的山影中,一山连着一山地盘旋着,上上下下,有意或无意地追逐起来……

卡车又驶入无涯的平原了。正当你这个夜行者感到疲倦时,前面又有一束灯光在闪烁,于是,你又振作了起来。

流水似有似无地湍急而过,30年就这样过去了。当你开着私家车行驶在冬日的大野上时,眼前的景象与30年前已截然不同。夜下的高速公路被路灯照得如星如织,铺成了一条辽远如光的灯带。在这条灯带上来自北天南的车辆,你来我往,川流不息。远处的村庄不再是一盏孤灯下的老式乡村了,它已被灯光璀璨、堆砌如冠的城镇所取代了。会不断地有车子从你的迎面驶过来,完全没有打招呼的必要;盘山路消失了,不知从何时变成了长长的隧道,一条呼啸着的隧道。夜,不再宁静了,灯光也不再是回忆之桥,你只是开着车木然地看着前方,行驶着……

哦,下雪了。你披着衣服起来,站在窗前。已是凌晨3点,透过绘着霜花的窗,你久久地凝望着空空荡荡灯火簇拥着的高速公路。是啊,你在等待什么呢?是在等待从远处驶来的卡车灯光吗?



團結湖

阿旺是我三妹家的看家狗。
在我家乡,乡人们称狗叫“黄狗”。不管黑狗、花狗还是白狗,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叫黄狗。张家的黄狗凶,会咬人;李家黄狗只会叫叫,不必怕它。我至今也弄不懂个中原因,也许是因为养狗的是黄种人,狗因人而成了黄狗?三妹家的阿旺,全身毛色淡黄,倒是条名副其实的“黄狗”。

三妹家被誉为“全国雷竹之乡”的溪口镇乡下山里。这几年,亲戚间的走动随着经济条件改善也日渐增多。前不久,三妹和妹夫来电话,说既然大哥一直想看看家乡土特产羊尾笋干和油焖笋罐头的制作过程,眼下正是春笋收获旺季,不妨到乡下住去几天,感受山民们收获山货的日子。说到最后,突然冲口而出来了句英语:“拜拜!”便挂断电话。

我痴痴地拿着手机,一时竟没反应过来。算来三妹今年也是迈入耄耋之年的人了,命运在我们众多兄弟姐妹中是最为坎坷的。她只读过两年书,一直住在深山冷谷,与现代文明几乎绝缘。可如今,竟也像城里白领一样,在电话里喜欢最后来上句洋文,听来使用得十分娴熟流利,决非一日之功,真让我感受到世风变化之烈!

于是约了两位老友一起去分享山里人收获春笋的喜悦。

三妹家我多年前曾来过一次。那时,她所在的村办胶丸厂已经倒闭,集体资产被几个负责人缩水鲸吞,村民们生活大都只能勉强糊口,住房简陋破旧。如今,在过去三间老屋地基上,矗立起一座深灰色带阁楼阳台的三层欧式别墅。大门是漆成黑色的欧式镂空铁门,很有几分旧日城里有钱人家公馆的气派。见我们到来,老两口眉开眼笑从大门迎出来。这时,阿旺像道闪电划过,从主人身后“呼”地蹿出,气势汹汹朝我们扑来。

“阿旺!”从宁波陪同我们来的三妹的儿子阿五一声断喝,训斥道:“这是大舅和大舅妈,是我们家里的自己人。记住,以后可不能这样了!”

阿旺立马安静下来。那神态像是个犯了过失的孩子,不好意思似的打量了我们一眼,然后伸出鼻子在我裤腿上嗅了嗅。阿五在一旁解释:“它这是在闻大舅身上的气息呢!”

果然,阿旺嗅过我后,又逐一地在我们每人裤腿上嗅了一遍,由此分别记认下各人身上的气息。

午饭时,三妹做了满满一桌子菜,极其丰盛。大家在餐厅里正吃得兴高采烈,发现阿旺站在门口,一直睁大眼睛怔怔地望着我们大快朵颐。正要举杯浅酌的妹夫看到这情景,笑着对大家说:“我们吃饭时,阿旺从不在饭桌底下挤来钻去,干扰大家吃饭!”

看着阿旺那副垂涎欲滴可笑又可怜的样子,正在享用佳肴的人,谁都忍不住要与它分享点什么。这时,一直在宁波做生意的阿五夹起块酱牛肉朝门外扔去。阿旺立刻纵身跳起,极其准确地一口叼在嘴里。三妹大叫起来:“阿旺,这个你不能吃!”

正要把这块到嘴美食吞下肚去的阿旺,立马呛了一下,把嘴里的牛肉带着丝丝唾沫吐在了地上,抬起头来祈求地望着三妹。那可怜巴巴的眼神,谁见了都会心动的。

我们都替阿旺求起情来。
但三妹斩钉截铁地说:“不能喂它牛肉!牲口与人一样,不能过于娇奢。享受过好东西后,要它把生活水平降下来,再吃原来清淡的食物,死活都不肯吃了!”

那天晚上,冷空气南下,山村气温骤降,我们关起门来围坐在楼下客厅里看电视。三妹从饼干盒里拿出儿女们从各地寄来的一样样零食来款待大家,我们一边吃一边看电视一边天南海北地侃大山。那气氛颇有点除夕之夜家人团聚观看春晚的感觉。整整一个晚上,阿旺从不挤到我们中间来干扰大家说话。它忠于职守一直待在门边,后来大概觉着有点乏味了,就在门边靠墙的地方,用脑袋朝墙角用力地蹭过去,仿佛那里有个洞能钻出去似的,但又钻不出去,然后身子跟着蹭过去,脑袋转过来又旋转着朝墙上蹭去。就这样连着转了三圈,整个躯体竟首尾相接像蛇一样盘了起来,最后,“扑通”一声靠墙躺了下来,闭上眼睛睡着了。

大家对阿旺的行径有点大惑不解。
妹夫解释说:“这就是黄狗盘窝。它要打个瞌睡,然后就整夜不睡地守在门外。”

第二天早晨,我们跟随妹夫上山掘笋。正在准备时,听见阿旺在大门口狂吠。妹夫手拿掘笋工具出去张望,是同村里收购春笋的人,忙唤住阿旺,对人说:“我们这就出去掘笋,要午饭前才拉回家来,到时过来拿好了。”

三妹的竹山离家有3里地。妹夫驾驶农用三轮拉着掘笋小锄和装笋的编织袋先走了。我们由阿五陪着步行上山,阿旺一声不响地跟在我们身边也一起出来了。大家笑着对阿旺说:“哟,你怎么擅自离开岗位出来玩了?”

阿旺抬起头来,似懂非懂地望着我们,眼神里流露出一种无辜的神情,然后低着头依然默默地陪我们朝下面大路走去。

“大舅,它这不是出来玩。它是在送我们大家呢!”阿五在一旁连忙解释,“我爸我妈送客人,每回都送到大路口上,都是阿旺陪着。日子长了,它也就养成送客人的习惯,可懂得礼貌了!”

大家对阿五的话似信非信,嘻嘻哈哈地说笑着到了大路口。果不其然,阿旺停下不再往前走。它站在路口的一根水泥电线杆下,含情脉脉地望着我们一行继续前行,眼睛里流露着惜别的神情。大家向它招招手,笑着大声地说:“阿旺,快回去吧,家里没人了。我们一会儿就给你拉回满满一车笋来!”

阿旺若有所失地又站了一会儿,终于回过回头,朝着原路无趣地跑着回去了。

竹山上空气清新,漫山遍野是破土而出的茁壮春笋。新茶似的笋尖上,带着晶莹的露珠,在春天的阳光下一闪一亮。我们这几个老翁老妪,见到眼前这竹园里的丰收景象,一个个都变成了小孩子,兴奋得大呼小叫,报喜似的喊着自己掘到的春笋最好最大。整整一个上午,我们就沉浸在掘笋的喜悦中,完全把阿旺忘了。

中午时分,当我们怀着丰收喜悦,拉着满满一车笋壳上沾着露珠和黄泥的春笋快到路口时,妹夫的手机响了,是收购笋的乡人打来的,问妹夫还要多少晨光能到,他在门口已等了半个小时。妹夫抱歉地告诉对方马上就到,请他快进家坐坐。对方在电话上说,妹夫家的黄狗凶得很,不让他进门,他还是等在外面安全些。

当我们一行人说说笑笑地来到大门口时,只见阿旺嘴里发出低声的咆哮,虎视眈眈地注视着30米外蹲在树下抽烟的收购人。妹夫立刻向阿旺一声断喝,收购人这才走上前来,向妹夫控诉起阿旺来:“按说你们家的黄狗也该认识我了,来过也不止一次了,怎么还认生呢!”

妹夫连忙递过支烟去表示歉意。阿旺这时围在我们身边大摇其尾巴,做出一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亲热劲,还拿身体紧紧地靠在我小腿上。

阿五从车上拽起一只满满的编织袋帮父亲卸笋,一边凑在我耳边小声说:

“主要是我们没告诉阿旺他是自己家的人!”

试说新语

这两个词我以为真是一对可人的“双生花”。

前者是“姐姐”,诞生于2011年12月,随父姓“累”。出典是那年12月8日9点09分,豆瓣网友“一手煎蛋小青哥”的日志中出现了一段话,全文标题是:“马上就要13岁了,单身,身心疲惫,感觉不会再爱了”。正文不长,兹录于下:

活了14年又6个月差13天,谈过很多个,辜负过很多个,错过5个,喜欢过4个,真爱过2个,后悔分手1个,在爱着1个。不敢公布前面的,但最后一个我敢说,沙碧!

今天和小伴侣坐车的时候,她说他们‘00后’都已经瞄准了10后的男孩了

我自嘲为98年的老男人
看来这是真的了
心莫名得苍凉,似乎不会再爱了
努力做个独立的男人,却抵不过寂寞的撕咬

又不甘寂寞相亲结婚,每日平庸
我会轻易喜欢一个女人,就像某一秒会突然喜欢小伴侣,但是很快清醒,知道那不是

爱什么的要负担很多。我根本不想和她谈鬼扯的恋爱。
爱无力了。

2011年,这位小哥13岁(但矛盾的是他正文又说自己活了14年有余,是活昏了嘴?这里采13岁之说),1998年生人,文中称自己为“老男人”——在中国

累觉不爱·爱觉不累

□夏烈

古代,男人确实愿意未老先称,最著名的例就是苏东坡《江城子·密州出猎》,首句即雄姿英发:“老夫聊发少年狂”。其时,东坡未及四十,总在三十七八岁的样子,就称自己“老夫”,这同《礼记》所谓“六十曰耆,七十曰老”的古训不合。但这不是孤例,《三国演义》中,曹操就常称自己为老夫,又比如杜甫名篇《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并序》末尾“老夫不知其所往,足茧荒山转愁疾”,王维《山中示弟》末尾“安知广成子,不是老夫身”等等,都不是按规矩到70岁才这么谦称的——掉书袋到这里,我还是惊叹13岁的小哥一番“女人经”之后所做的“感觉不会再爱了”的苍凉叹息。一声叹息,从此走红,被网络文化工作者缩略为四字

的网络流行语“累觉不爱”。

“累觉不爱”撇开它出典中“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桥段,其实是个极好的概括。这种概括既是时代的,又是永恒的。

2013年,《小康》杂志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研究室采样了2000名中国各地的样本,调查的核心内容是:请用个人一个

或一个词来形容您这一年的感受。结果,“累”字遥遥领先。不惟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北、上、广”的受调查者说“累”,连人们印象中比较悠闲的四川和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如甘肃的受调查者,也纷纷说“累”。以我之见,词语的流行和被广泛选用绝不可小觑,社会心理、时代病相、公共事件,都可以由此透露端倪,及时调查研究制定策略甚至可以防患于未然。所以我们有必要来看看世界范围内有没有先例可循,经验可法。

有研究支持了中国人的心理感受,说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当人均GDP从1万美元向2万美元发展的过程中,劳动者感觉“最累”,这也往往是产业升级、城市转型和企业扩张最激烈的时刻。分析者说:当下中国,正处在社会急剧转型期,转型带来变数,变数带来不确定感,不确定感进而导致民众普遍“心累”。生活在这个“累时代”,“累”也许成了每个人必须付出的代价。

累与爱是可以有因果的。也就是说,社会生活层面的“心累”导致情感层面的“不爱”自有合理的逻辑。喜好为现象做命名的学院派或传媒派,正好用两个大词将这一因果关系合拢,上联写“累时代”,下联则写“爱无力”,一定要有一个横批,建议是:“我老了”。虽是戏谑之言,但若人生观消极一点,“累觉不爱”的说法真是我们力有不逮的时候最常见的情绪,也因这点,我对这个词有朝一日进入成语辞典充满信心。

不过,这对关系其实是可逆的,谁说情感层面的“爱”不是治疗社会生活层面的“累”的一剂良药呢!荒漠甘泉,“有了爱便有了一切”,情感层面的真爱但可以疗救干涸的心肠,激励失意者重振进取的帆帆,同样也可以使得被欲望和不安纠缠的灵魂放弃颓废梦想,知足常乐地守护在家与爱人的所在。真爱之爱是功利性的,是出自对生命的体量和理解后的智慧,所以,累觉不爱的人固然是芸芸众生,但究竟是没有悟到“舍得”是“爱”的法门。遗憾很多小儿女容易把怨念加在爱上,不断地向爱索取现实的回报,片面地计算双方具体的对等,结果让好好的爱变得累,断裂了奇妙的心弦。

有趣的是,“爱觉不累”这位“小妹妹”随母姓“爱”,在网络上远不如她的“姐姐”红火,几乎没有出典可言。我却偏爱这位“妹妹”,觉得“百步之内,必有芳草”的话诚不欺我,而只须将“累”和“爱”的位置一换就能境界全新,这也正是汉语的魅力。